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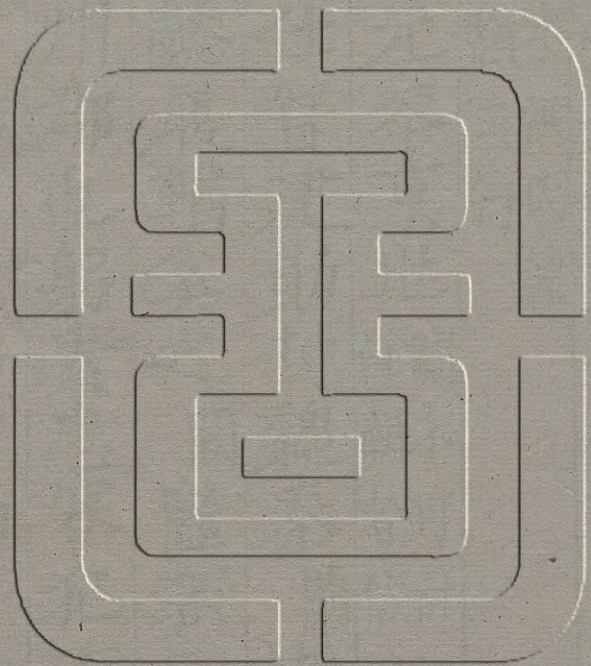
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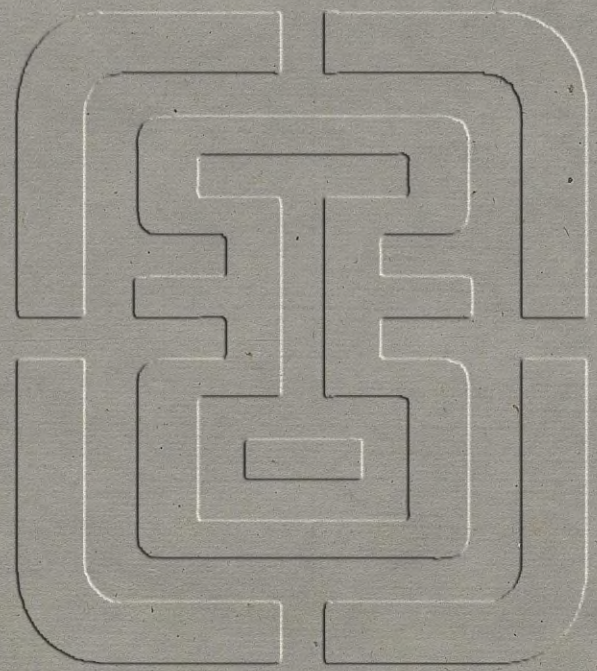


130  
6  
10



古130  
8485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六

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翊寅



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

篆額十字洪氏隸續云篆額二行

君諱□字元平京地

闕不可計凡

牙都尉之

闕有畢

萬者僂去仕晉建勛封魏秦

闕逝闕

良爰暨于君稟

軋氣之純懿履輔奚之

闕

隘類□

聖詰

闕

苞肉允執

虔恭其仕州郡也躬素忠蹇犯而勿欺兼綜憲法通

識百典

闕

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右丞遭泰夫人

憂服闋還臺拜尚書侍郎秉總

闕

廷科績特拜左丞

每在選舉遜讓匪石鑽前忽後遂耽思舊章尋微貫  
闕樞衡匡弼九年而凶衿西羗放動餘類未輯訓咨  
羣奈惟德是與拜涼闕流日盪邪志樂季文粟帛之  
介公儀徹織庖園之節崇文德日來遠斑闕下纛戎  
實服干戈戢威施舍弗券求善不戢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百工闕有優洋洋無乎若德光耀冠乎諸牧蓋  
四時之序功成則退君屢辭日闕無窮而筮式度不  
可草幣芾其縱而眉者不徃徂疾來升春秋六十光  
闕民失慈父四海之內莫匪摧傷於是故吏茂中雲  
中大守漢陽闕胄從事闕威牧琰等不遠萬里斷制

禮裳感息奔哀乃與門生平原曹躡

闕山

闕於戲使

君既膺采德貢躡帝宇入參文昌出化西土仁義克

行澤洽

闕

德世記其軌辭疾輕居棄榮潛處不卒苻

宿究是台輔三方失

闕

不

闕

黜祖落不留舜禹二

書之應臻于己丑辰五盈虧猶有代序

闕

茲后土光

闕

以下題名据洪本另行題寫

尚書令宏農宜陽周嘉茂英故并州刺史伯柳彦高  
故豫州刺史朱虛炅襄公遷故東萊大守梁國碭陳  
闕樂浪大守劉騰口元中議郎河南鞏王暹元允海

陽令逢牧左伯闕令沛國周龍幼興齊闕薄令劓皇

脩恭義膠東令東萊黃闕仲真尚書郎番尋軌上闕

故廣宗長淳于闕故孝廉劓巖闕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標冊凡九葉存四百

九十六字以較洪氏彙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

多其八字尋微貫下洪氏有能字拜涼下有州刺

下有疾三字字光下有和四二字曹彖下有等字

山下有石字光下有耀字驚下有述字淳于下有

孫典禮三字劓巖下有景故部司河南張楮八字

又今見拓本內秦下逝字輔奚之下鑿類二字百

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不字二書下之字春秋下六

字番尋下軌字皆洪錄所無又洪所錄眉苟不注

下作温一本旁注温字今驗石本是徂字從事威

下洪作較今驗石本是牧凡補洪氏所無者八字

又改正標冊藏歷城郭敏馨家云得於泰安趙相

二字也國家者額陰俱完而紙墨漫漶模糊字字在雲霧

中矣先是曲阜桂未谷於歷城見此本寓書告予

云其家不肯輕出示人既而未谷就其家抄寫拓

文寄予審定又逾月而孔莊谷書來云黃小松寄

是冊屬予作跋既幸獲觀舊拓因手摹一通并釋

定其文如右  
未谷跋云碑云僊去仕晉僊即遷字平原曹劓劓  
即說文程字也碑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  
刺史又云彘戎賓服干戈戢威案後漢書桓帝紀

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又  
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知為涼州刺史郭閔所  
誣詔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咨羣奄惟德  
是與蓋元正繼閔為刺史當在延熹四年以後復  
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方綱按𠄎即穆字非𠄎也隸釋板本訛作𠄎耳券  
勞也从力卷省聲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  
券為倦至於契券券字从刀與此不同也券為怠  
倦之倦乃其本字無煩釋訓婁氏字原乃云涼州  
刺史魏君碑券蓋倦字它碑所未用者又以置契  
券券字下皆誤以从刀者作从力耳

隸續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  
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直行有線道然則洪不言  
陰是題名即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  
十三人又微露一二筆如糸旁者洪所未及耳周  
龍劣與下一齊字當亦另是一人

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是碑作涼州刺史魏純碑  
云從故內得之斷闕已甚又云趙氏金石錄已言  
文字殘闕方綱按金石錄云涼州刺史魏君碑文  
字殘闕族系名字皆不可攷又按隸釋云君諱口

字元本正與今所見本同且退谷所得既云斷闕已甚不知何從而得其名曰純也

張石公舍人跋云覃溪所釋外予又補釋者春秋□十是六字究分台輔是兮字不是是字周嘉彦英下接樂浪太守非并州刺史並未翦斷可辨也予按春秋六十確是六字已補寫入所核字數內矣至于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耳若周嘉彦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騰□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脩以此標本未翦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自周嘉彦英下至樂浪太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按原石橫列書之先上列而後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徃徃忽而依橫書為序忽而依直書為序迄未有以定正畫一者今得此標本始知洪氏皆依橫列為序自今可據以為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

是碑朴實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名四行則有

類韓勅碑而又有開唐隸處

漢□幽州刺史朱君之碑

篆額十字今見拓本九字其第二字空  
闕据洪釋是故字也碑額之下有穿

君諱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闕下

系祖考之鴻軌履太和之闕下

世載德不隕仁□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然

而虛已下士勞謙克闕下

厚載多容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日將事去官三

府更辟日太尉高弟闕下

堂之論建宏遠之議礫落闕下

手乞降永昌大守曹鸞上紕解黨日不糾擿獲戾音

靡潛了□巷羣闕下

辟輒日疾辭鮮卑數犯障塞僉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爾乃邁種闕下

禁日糾姦宄養諱繇時雨之澍品物除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邊闕下

右漢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拓本紙墨俱舊錢

唐黃秋庵得之計其中間所空闕與洪本同而尚

軼其大半每行五字裝標成冊而橫紙相連無剪

截之痕其額漢下即接幽字紙亦相連知是重刻



本也字畫之古不減漢刻蓋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矣

秋庵同時得漢碑三種皆寄來屬予考跋是碑與成陽靈臺碑暨小黃門譙敏碑也三碑俱出重刻而是碑最為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邁種下一字似是書字書下一字江秋史云當是惠字解黨上一字則左為糸旁右似疋字以愚意度之恐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夕微近糸首而拓本模糊致

誤耳

全文具在隸釋茲不悉錄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三字有碁局之紋今此殘本惟見界紋而已餘不可考矣然考之歐陽公集古錄則云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夷侵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云云又小歐陽集古錄目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氏所得亦是極殘泐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字訛作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誤為廣陵人也今得見此殘拓抑又何減昔人所得耶是碑書勢多變方為圓在漢隸中為最近篆者宜乎六朝變隸之後以永興為山陰血嗣也觀漢刻者正宜通前後書家正變原流觀之耳

成陽靈臺碑

据洪氏隸釋是篆額今拓本未見其額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地舍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  
操履規矩之度則乾山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  
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  
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  
闇後明遂以侯伯遊踐帝宮慶都僂歿蓋墓于茲欲  
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  
龍所熹靈龜隱刑汾踊波沅比目鮪魚濯鱗通泉元  
礫菟蘆生莖臺涯貫長歷久崇如洪闕二字今見拓本似不積二字

三代改易荒廢不循五運精選漢受濡期興威繼絕

如堯為之承祠基年鮪魚復生故有靈臺畜夫魚師

衛仕驛愚鮪魚服之延壽洪闕二字今按之際道小

襄沮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

漢隆盛德被四表太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

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禮不夏案從洪釋經考典河洛

祕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禘堯祠追遠復舊復沿

黃屋推原聖意灾生變見天以謹告前後奏上陳叙

大義招祥塞咎為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

春秋奉大牢祠時廷尉選位連白表奏詔英嘉命遂

見聽洪云闕二字為大中大夫歸沿黃壑令月吉日圖立

規塋興業會工廐處夷平上合天意下應洪闕五字今按弟二字

形字是飭五色萃精立也洪立字据拓本闕通天戶嚮少

陽前設大壑俟神之堂地跋石墀其下清涼可舞八

□此字洪闕今審其左似言旁似當是詠以洪闕今諦大章時濟陰大

守魏郡審是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

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爽依怙於人廢之則亡

存之則神復帥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

洪闕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薦毛血

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

幽荒率服涂方來庭萬國蒙祉犁元賴榮莫不朽此字

洪作被今按拓本如此右下半闕泐德咸歌頌聲其辭曰

於赫慶都德彊大兮承神精耀統赤裔兮爰生聖堯

名蓋世兮其此字洪受符命迄帝制兮廣被之恩恢

荒外兮歷紀四此字洪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

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

美勛礼未此字洪本云闕今驗拓本如此幣兮垂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大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是字元讓從公車令來

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

來丞潁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潁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選鉅鹿大守仲  
球伯儀從大尉掾選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選徒  
不絕皆興沿大聖黃屋之力

建寧五丰 五月造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徑寸許與倉頡廟碑字  
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  
或未具界紋耳禱冊雖多逐行翦截然其中如乾  
山之象二行紙仍相連雨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  
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禱工雖巧亦  
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  
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訛立闕通天立洪作上  
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  
今諦審其弟二字是刑字即形也服之延壽下洪  
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重刻本平字  
之下半微訛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  
積二字積與涯為韻也大章上一字是奏字以奏  
上是詠字此三處凡八字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  
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  
而字古而如通用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  
溢可以互證也可舞八詠以奏大章八詠蓋亦葛

天氏八闕之類歟又洪氏於前碑已釋云柜即矩  
字婁氏字原乃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  
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作被則此未必是被  
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  
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  
拓本下半作某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  
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即  
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耳  
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按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  
東漢靈帝建寧五年是年五月十六日改元熹平  
是碑末云建寧五年五月造

不著其日王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  
蓋是拓本剝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据其下半四  
字形近四字而致誤耳然就一字驗之則此刻字  
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  
否矣末一行年月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  
五鳳二年石刻暨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  
蓋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  
裔字据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雖重刻自  
有的據况筆法渾勁必非偽作也然其中亦恐原  
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膠柱鼓瑟者

愚第就其與洪婁所錄暨洪氏滂喜一章足相證  
者摹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如圖之為圖神之加點  
雖出洪婁所錄亦未敢處處傳會恐涉於近日頗  
南原之所為也

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

篆額

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章君之弟郎中君之昆  
也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箕奧識錄圖緯能精徹天  
意傳道與京君明君承厥後不忝其美勇而好學才  
略聰睿詩書是綜言合雅謨慮中聖權既休在公忠

允篤誠呂直佐主帥下惟約肅將丕命振之亏外羣  
寮有司各敬爾儀君商時度世引已倍權守靜微宧  
韜光韞王呂遠悔咎耻與鄰人羸竝拾驅識真之本  
謂君為喆在管甯武當享南山難老之禱昊天不惠  
降茲歿疾年五十有七呂中平二丰三月九日戊寅  
卒嗚嗚哀哉國喪良佐家隕棟梁遐邇咨悼丕女哀  
懷窶躬親戚莫不生聲泣涕雙流於是立表寫憤斯  
銘傳于罔極其辭曰

於穆使君盛德昭明妾惟懿業帥由舊章文武彬彪  
柔而能剛屈道從政令名顯揚臣多醜直是用遜讓

且曰毓姿優遊○京曷備遘罹景命不長屋棟頽覆  
君○喪亡如何如何吁嗟吳蒼身退名存永世遺芳  
中平四丰七月十八日癸卯造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紙墨亦舊以校隸  
釋皆同惟銘內洪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  
氏字盖借作京邨之邨也又以京字押於下為韻  
耳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  
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確是十字是  
年七月丙戌朔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据此以正  
隸釋之誤

漢酸棗令劉熊碑

雙鉤殘本 今依之不著全文

前闕十  
六字 大帝垂精接感薦生聖明此間闕二爵列土

封侯載德相繼不顯闕二季子也誕生照明岐嶷踰

絕長闕十兼古業覈其妙行脩言道闕一練州郡

卷舒委隨忠貞立效官闕二祀有成來臻我邦循東

里之惠闕十慎徽五典勤恤民殷闕一心顧下闕二

仁恩闕十清脩闕二德惠潛流豈芳旁希尤愍縣闕十

九之風莫不嚮應悅誨日新闕二有所由處民之

東蘇寔我劉父闕十禮習聆匪徒豐學屢獲有年闕十

九在昔先民有作洪闕一則甄盛德闕七字微式序在

位置能闕一宜官無曠事闕九字彈造設門更富者不

獨逸樂貧者不獨此間依洪氏所闕似是十九字然

所闕尚不止十九字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闕二乃闕二

谷度諏詢采撫此下闕十字十字下即提行另書厥

闕一誕生岐嶷闕五字道德民闕一字鳴一震天臨

保漢寔生闕二字靈不傷人闕二字換乎成功闕一暇

民豫新我闕一字豐黔首歌頌

右劉熊碑殘本歛巴俊堂慰祖雙鉤本凡二百十

八字內多出洪所闕者四字少四百一十字

此鉤本筆勢與婁氏字源不合者二十二字與顧

氏隸辨不合者二十字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

本云存字不及百名顧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

拓本摹得之而不言其文之全否字之多少据中

間竭字補洪之闕則南原真見拓本矣然其餘與

此鉤本不合者則以隸法論之皆不及此本之得

勢若不字顧作不與洪婁皆合而婁釋作本則其

誤不為無因至於抄字顧作女旁保字上半顧作

合口以愚意度之顧氏從寒山摹得之本必僅寥

寥數字而其餘所錄諸字皆据洪婁之書載入又



不明言而紛揉莫辨耳得此雙鉤殘本使天下復見前人之所未見且所存字倍蕪於谷口之藏本不亦大快幸哉

是碑以豐為豐與華山碑正同核之李陽永中郎以豐為豐之言證以王建題碑之句目為蔡書或當不誣若必如隸續之言謂必碑中有撰書人姓名而後定之則難乎其為中郎矣小歐陽乃於跋中每篇具言不著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

是碑隸法實在華山廟碑之上而存字更少於彼得此雙鉤本可不什襲珎之

朱竹垞跋云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愚謂題漢碑者當以漢碑之例題之應稱海西不應稱廣陵即以其下文稱上元鄭簠可證也每憾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於漢唐以後經師忽而書郡忽而書邑嘗據其可知者為悉更正之附識於此以見著錄有體非敢漫議前人也

予以巴君所贈雙鉤本贈張石公舍人舍人云劉熊為光武曾孫其碑陰出錢者多熊之故掾功曹則碑當立於孝和孝安帝之世若中平年立已隔六七十年或八九十年其助錢一百二百五百誰

其瑣瑣記之此理之必無者也方綱按熊廸功補後漢同姓王隸表云廣陵思王荆永平十年自殺永平十四年隸元壽紹封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隸其名闕然則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襲封史無其年亦未著其別有襲封鄉隸亭隸之彌則安知其不仍封兪鄉乎是熊當為彪之子不當為彪之弟豈有光武元孫出自本碑轉不足信而信洪氏之臆斷耶若既繼世為鄉隸則永平之末至熹平光和間甫百年耳自平至熊凡三世矣何不可目以中郎書耶若淮陽頃王昞之元孫封亭隸其子四人仍封亭隸亦可證也洪氏但執平封兪鄉又不知彪之封彌湯尔駁碑之誤甚無據也因以復于石公而併附綴其說于後

### 漢婁壽碑

歐作後漢元儒婁先生碑趙作漢元儒先生碑洪作元儒先生碑婁壽碑隸續載碑圖云元儒婁先生碑篆額一行白文洪云所篆婁字頗異圖經謂之翟先生碑歐陽公問之王洙原种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先生為婁姓方綱按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此篆額弟未知山夫果見此額否也今愚所得雙鉤本則額已不可見矣

先生諱壽字元孝南陽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

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  
忠婉髮傳業好學不厭不攸廉隅不飭小行溫然而  
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  
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供淨漢渥洩衡門下學上  
達有勿自遠冕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  
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勤心鹿絳大布之衣糲  
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斃牖樂天知命權乎其  
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本高尚其事邴邴州鄰  
見親跋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  
人乃相與論惠靈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裒惠惟明覆於春秋元嚶有成知賤為賢  
與世無爭渥洩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  
身歿聲靈千載作珍繇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引集古  
錄云在光化軍軋德縣壽墓之側今立於縣門下  
方綱按集古錄云軋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  
自夷陵貶所并遷軋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  
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  
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是  
也宋置光化軍領軋德縣熙寧中軍廢改軋德為

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  
土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又  
云近有某地道重刻其文方網皆未之見也豐道  
生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  
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此賦為無錫華  
東沙作東沙所藏婁壽碑宋拓本後有豐道生題  
識後歸邵僧弥又歸顧維岳後又歸何義門云碑  
首闕四十八字此本聞今尚在吳中惜未得見頤  
南原云曾見一拓本於鬻古之家翦而帖之每行  
四字失去首二行今不知所歸此與吳山夫所收  
足本及朱竹垞所跋中吳齊女門頤氏不全本皆  
各自一本也頤南原云予家有雙鉤本得之寒山  
趙氏吳山夫云碑本完好無一字剝真漢刻之  
僅存者隸釋州鄰下闕一字此本乃是見字方網  
今所得正是寒山趙氏雙鉤本而州鄰下見字完  
好又與山夫本同後有小篆書二行云甲戌四月  
廿二日書于小宛堂時清味新綠繞筆端上前後  
有金孝章俊明印此本今長洲頤文鉉勒石於濟  
寧

寧

所謂近日重刻者今訪得之乃是婁先  
生之墓一語耳非全碑也附記於此

隸續云篆額一行文在暈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內

所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今以此雙鉤  
本驗之其字數正相合當是全文無闕者又多出  
洪所錄之一字信可寶已

碑云曾祖父脩春秋以大夫侍講銘又云優於春  
秋知元儒世傳春秋之學而撰碑者未言其承師  
某氏耳又其曾祖父之名浚而不章為足惜也竊  
謹据是碑補書元儒於經義攷承師條春秋三傳  
之後

且之為沮權之為確此皆漢碑之借體至若不可  
營以祿洪氏隸釋作榮則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  
否卦象詞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虞翻曰  
君子謂乾坤為營乾為祿謂辟難遠遯入山故不  
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碑作營字正可見  
漢時讀本如此洪氏見今本皆作榮而并改碑文  
誤矣

歸安丁小疋進士杰曰兩漢南陽屬縣無名隆者  
集古錄此碑跋云今為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  
碑又云按圖求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隸釋亦云  
此碑在光化宋乾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為陰縣地  
疑是陰字之訛方綱按此說甚辨然今見雙鉤本

確是隆字闕疑可矣

小疋又云秦會稽頌德惠攸長史記作脩長容齋  
隨筆引史記亦同婁氏作攸本張薇所錄始皇碑  
文攸即脩之省文張表碑雅藝攸載婁壽碑攸春  
秋可證方綱按婁氏字原云漢碑脩字皆作攸顧  
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作攸是也今見此  
雙鈎本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附漢陳德碑

漢故陳德之碑六字篆額多二行  
牛氏金石圖有之予未見其拓本

君諱德字伯

建寧元丰二

拜郎中以其

之性蜀郡之

縣丞張公同

乃立斯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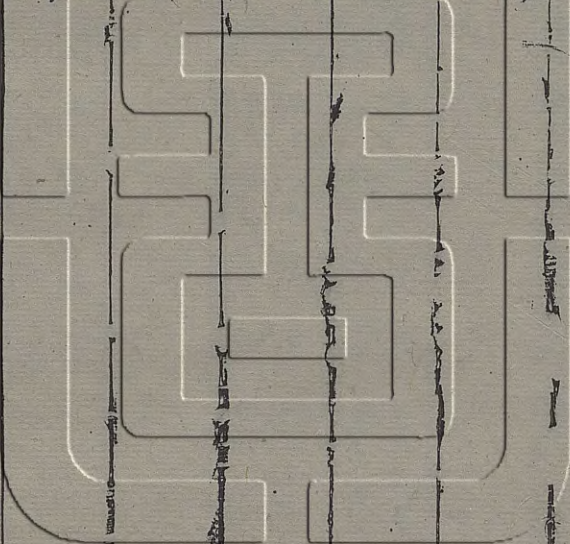
於惟我君從

之仁本由天

子子孫孫永

建寧四丰三

碑陰



故門下史人名

隸額六字二行穿在  
第三字第六字間

故門下史王 牛作林今諦  
視石本是王

故門下史李

故戶曹史吳 牛作吳今諦  
視石本此字下半利  
初然似尚有數畫未必是吳字

故戶曹史玉 牛作玉今諦  
視石本  
右旁有點是玉字

故功曹掾陳

故郡曹史田 牛作田石本上  
下皆有勑勢

故功曹史育

故功曹史田

故門下史田

故門下史于

故門下史白 牛作白石本字之上中俱有勑勢吳  
山夫金石文存作田恐當是田字

右陳君碑并陰予見其陰拓本而碑之前面則歛

程易疇孝廉以雙鉤本見餉者牛氏圖曰陳君碑

僅存上截高一尺八寸濶二尺厚五寸然牛氏所

圖兩面界格并其額穿相去位置皆如一而云碑

字延寸五分陰字延二寸是陰字大於前矣而所

圖因前十行陰十一行廼陰字反小於前則牛氏

所圖豈足信乎

予初見是碑於牛氏之園頗聞是碑乃人所偽造  
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  
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  
面亦出真石可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  
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于後然即以牛氏著  
錄此陰只五十五字而其待於訂正者已有數字  
則益信凡事之未目覩者果未可盡信也

是碑從來不見於著錄惟近日牛氏金石園及吳  
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園云碑在沂州東南數  
十里田間邵陽褚峻跡得之捐數本再往則土人  
埋之矣詢之云懼是碑之聞於官而歲是求也雍

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拓矣

師意齋藏本蓋

即褚峻手搨數本之一也

然是碑今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子

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偽造秋史言  
其補江賓谷是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偽造是碑之  
事是一董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  
人也今姑附錄於此

州輔碑殘字摹本

定冊帷幕

有安社稷之勲



右十字在宋王案所刻汝州帖第二卷題曰蔡邕書今以隸釋驗之是永壽二年吉成侯州輔碑中集出之字也碑全文具于隸釋今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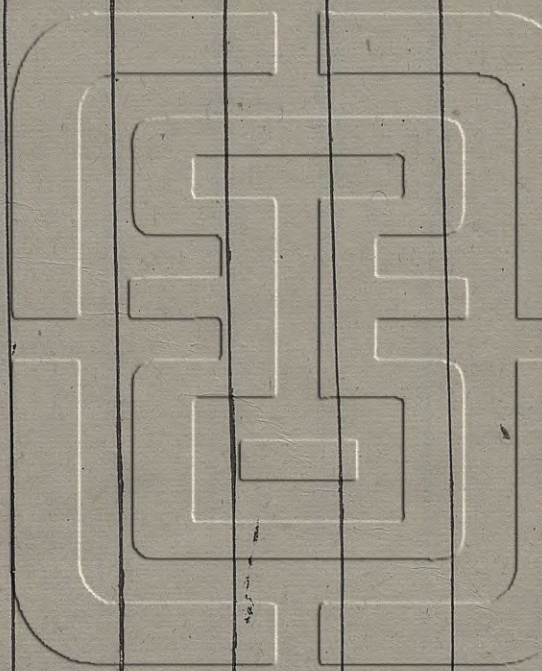
隸續云汝帖以州輔碑為蔡中郎所書不足信也今所存止汝帖內十字無從而定其字體矣至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所載冊字之類以汝帖拓本揆之則亦未敢信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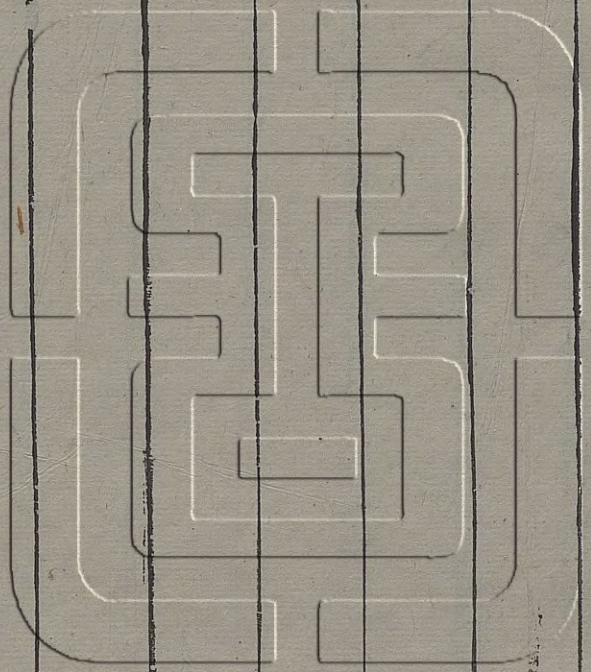
### 天祿辟邪字

天祿辟邪四篆書今所見拓本每字高廣各四寸許賈人持售必詫為漢人原石本且題之曰宗資石獸予所見凡數本皆同一石所拓似其石至今存者今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州輔墓石獸膊字鄴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

復得矣趙氏此條在吉成隗州輔碑之後以隸續  
證之即所謂汝帖目為蔡中郎書者也今汝帖第  
二卷蔡邕隸書定冊帷幕有安社稷之勲十字即  
州輔碑也此四字即在此段之前題曰宗資石獸  
蓋州輔墓在汝州王案弗深考因漢碑中有宗資  
墓獸刻字而牽附之題曰宗資其目又作宋資皆  
誤也其實即是趙明誠所見州輔墓石獸膊上字  
耳趙云天祿字差大所以今汝帖所摹此四字尚  
具參差斜綴之勢天祿二字果視辟邪二字稍大  
蓋汝帖是從真本摹得故能存其真如此今日所  
傳拓本則四字板配整齊無復筆意即以汝帖校  
之已見其謬矣邪字左牙右邑汝帖筆法甚具惟  
汝帖石泐已久今日雖稍舊之汝本其邪之左牙  
內中竟有似於冂字而新拓之汝本更不可辨矣  
予所藏汝帖乃宋時拓本又以數十年前稍舊之  
拓對之始知其作冂字者由於汝石半泐之故是  
則今日所傳此篆拓本從已泐之汝帖所摹取者  
可知矣夫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其石為村民所  
毀所以洪氏當南宋時已不得見此字矣王案刻  
石于汝州必當及見此拓本今猶賴有汝帖摹本

略存古意而近人好事者不加深攷妄為穿鑿好古之士徃徃收藏以為舊拓不可不明辨也○或曰歐陽趙氏錄中皆言有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安知此非宗資墓者况汝帖明題以宗資墓也予應之曰汝帖之題不足据者多矣歐趙所錄則必可信者也然歐陽趙氏所云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字者不著其詳而趙氏所云州輔墓石獸膊字則云天祿字差大且又近在汝州也以其地以其字皆與州輔合而宗資云者無一可合焉是以定為州輔非宗資也至於汝帖之題其他處且勿論即以此卷同錄於一葉之州輔碑殘字亦且弗著其為州輔乃但題云蔡邕而已則所題宗資者其又可信邪予是以据其字與其地之合而斷之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七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碑備考五種

漢故沛相楊君之碑 此八字篆額今所見拓本與

洪氏隸釋同

詔 此字在名行呂脩外句下按隸釋是紹字此誤

言旁

反為 此二字在委而下按隸釋舊本云委而復為

至明朝翻刻本訛作復為今所見拓本乃沿翻板

隸釋之訛

禾出師元 按隸釋作王師出征此誤作出師

晞 此字在嚴霜句上按顧氏隸辨作晞云說文晞

望也海岱之間謂眇曰晞字原誤釋作晞愚按字

原作晞未嘗作晞顧氏糾之誤也隸釋明朝翻刻

本作晞今汪氏據舊本重刻作晞疑皆有誤似當

仍以字原為正

僚 此百僚字隸釋作遼洪氏跋云此碑以百寮作

百遼婁氏字原亦特舉楊統碑遼字云遼與寮同

惟翻刻隸釋板本乃作僚今此拓本依翻刻本也

萬 此字在民遐爾之上洪氏所闕

舌 銘內言忠言力言即克字也上下二字皆同惟

翻刻隸釋上一字訛舌今拓本又訛作舌

份 銘內休士克庭洪氏婁氏皆作休惟翻刻隸釋

訛作份今此拓本沿誤

以上七條皆其最易見者又如臣換雖政茂慕變

脩廟策吏俟辜徼求癸條勃鴻懿鑠靡暮稜冥爭

載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然洪本著錄全

文或尚有板本謄寫之難知而婁氏之書摘字臨

仿必無大誤愚嘗以宋鋟字原舊本校之是碑內

如苗璠詘翻障直迪騎副當畏猛月戴贖東等字

凡涉於口田等字者其左邊直畫皆上屈向內大

約如夏承碑口字之法字原所載夏承碑皓字可

證也愚見夏承碑真賞齋華氏所藏宋本其皓字恰在中間闕凶卅字之內無憑考據然以它

字證之大而今見此拓本皆無一字相合

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 按隸釋云漢故繁陽令楊

君之碑銘隸續亦云篆額二行足證其為十字無

疑也今此拓本乃篆額九字脫去一銘字

場 此字在爰集之下舊本隸釋作場惟明朝翻刻

本作場今拓本沿訛

誠 投蔽句隸釋本作蔽翻刻作誠今拓本沿訛

禳

鏹 此二字隸釋本作禳鏹與婁氏字原同今拓本

並沿翻板之訛

茂 銘內委茂成勲茂字原本並不如此明刻隸釋

訛作茂今拓本又訛作茂

以上六條其易見者又如類服歸闈吏攀轅輪振

復靈御永迺垂神赴爰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

不合又隸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

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 此篆額與隸釋合愚按此

額九字蓋分三行也若繁陽令碑額既云二行則

十字無疑矣隸續高陽令碑亦云篆額二行愚有  
舊按本則作三行當以三行為是顧南原隸辨載  
高陽令碑額亦云三行也

賢上微辨似是親字

丁川 此似是二字在司徒舉三字下之穿間

建寧元 此三字尚可辨在年字上洪氏所闕也

大 此字似六又似七在月字上

羅舊 此二字銘內文字之上洪云闕

是碑拓本字獨大內多此數字建寧元三字洪氏

所未著者洪云石損然婁氏字原云以長歷推之

必是建寧元年顧南原云按碑遭從兄沛相憂去

官即繼之以上天不惠不我慙遺之語蓋與沛相

先後卒沛相以建寧元年三月卒著之卒必在建

寧元年十月也据此則洪婁所見闕處皆同而此

拓本何由而增多建寧元三字乎似是据諸家著

錄之文增入者矣又此拓本月上一字似六似七

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二十八日正是壬寅非六

月七月也

催 此字在縉紳字下据隸釋是催字此拓本訛催

以上一字最誤其餘如窮遷詔笛為愛基暇禱紳

勲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又異字與洪氏急就章不合也

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 歐洪皆作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今此拓本作之碑訛

郡 群英雲集隸釋作群此拓作郡訛

抬 此字隸釋作競以禮抬今此拓作抬訛

除襄成令 此句歐洪皆作除襄城令此拓作成訛

照 乾監孔昭隸釋作昭此因隸釋而琢去下四點

以上四條皆其易見者餘如祗履萊寤皆奚冥等字皆與洪婁二書所錄不合至於陳字洪氏急就

章作陳一本又作敝此拓乃皆不與之合也又碑中易世不替替字据字原及宋本隸韻竝作替今所見拓本乃作替此亦其偽作之一證

右閩鄉楊氏四碑文皆具於隸釋而石亾久矣丁酉秋錢唐黃小松得太尉高陽令二碑拓本屬予

為作歌其秋復於王蘭泉齋中得見四碑全本為之狂喜復題以長句與朱竹君孔蕪谷往復嗟賞

因鈎摹其本為四冊并冊尾丹徒蔡松原嘉山陰

潘陋夫寧諸手跋皆過錄之其明年宋芝山復持

來王虛舟手帖一卷則漢閩鄉楊氏四碑跋稿也



跋言所得四碑即歐陽集古原搨本就四碑合計  
之凡較洪氏多出六字高陽令碑建寧元羅  
舊五字沛相碑萬字則是

四碑之本當屬軋道淳熙以前所拓矣必其偶一  
流傳人世推為希有之珍也而何以虛舟得其四  
小松又得其二蘭泉又得其四若是其屢見之易  
也虛舟此跋雖確是真迹然遍檢竹雲虛舟諸題  
跋則皆無之豈非後來亦自疑而不存其稿耶然  
四碑隸書實極精妙謂之漢人書蹟亦當無媿潘  
蔡二君跋遂謂太尉碑當在禮器之上而高陽令  
碑與孔宙相埒不得目為過也年來頗聞門人江

秋史云夙聞楊氏四碑若有可疑者今錄兩漢金  
石至此四碑始為脩細校核乃四碑各有罅漏不  
符之實迹不特未見原碑并且未見隸釋原本乃  
僅据依明朝翻本之隸釋為之者其最謬者是太  
尉繁陽二碑之額及沛相碑百遼訛僚又退焉二  
字訛作復為此皆萬無可置辨者故不得不明著  
其偽或當是褚千峯所為耳

### 郭林宗碑

不知原碑額文云何今愚所見姜刻本  
篆額六字云有道郭先生碑恐未足据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

季之穆有彌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薦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淫淫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段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璫周流莘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隊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嚮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木之宗龜龍也爾乃潛段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壺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厓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蝟亨丰四十有二以建寧二丰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死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澍靈受之自天崇壯幽後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莘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權乎其操洋洋搢紳

言觀其高渾洩泌正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委辭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  
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天下碑錄云漢郭林宗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水  
經注云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  
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  
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  
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  
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

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  
友服心喪其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  
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  
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  
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洪婁  
皆不著于錄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傅  
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  
此本是乾隆七年如臯姜任脩墓本任脩字自耘  
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  
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

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傅山鄭蘆杜  
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亨爲享以適爲隨以殷  
爲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以牆爲牆則見於石  
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爲確以徠徠爲栖遲則皆見  
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爲蔡書亨適殷三  
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爲  
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牆權諸字則洪氏  
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閤合乎  
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摹補亦焉  
能免參差集綴天吳袒裼之痕而予曾見姜君所

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  
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  
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傅鄭二刻比也且其  
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出  
自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璋爲緯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即  
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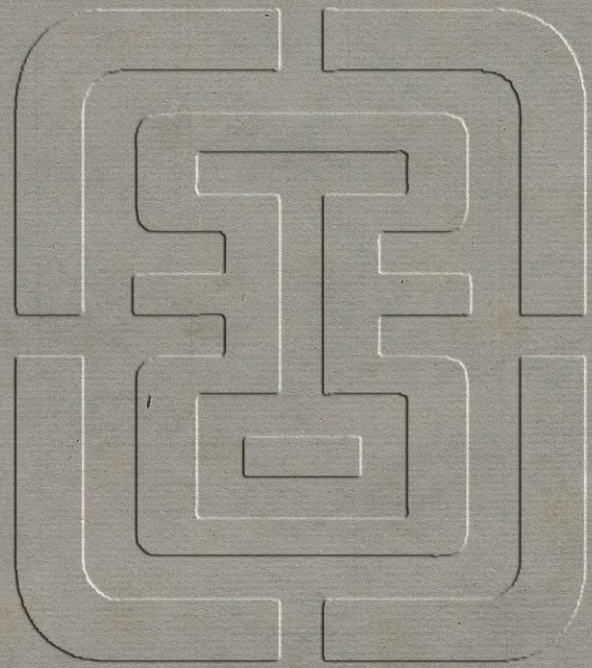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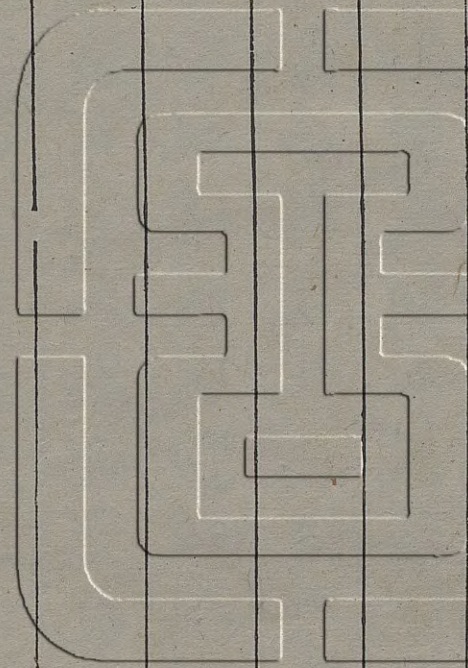
此本及傅鄭二本竝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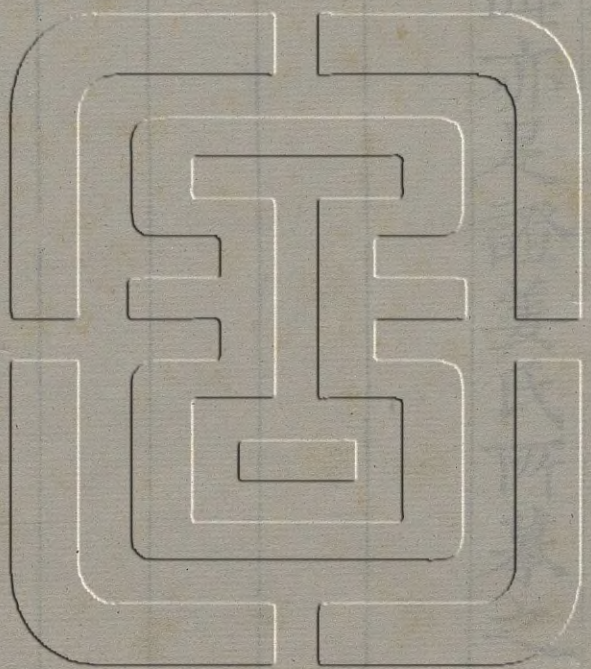
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歿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悞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四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此碑未見真拓本原不當錄惟以舉世皆見傳鄭

二本而姜氏摹本似有依据蓋寒山趙氏之本必非無自是以錄此且洪氏既未載其文尤當列其文於此與蔡集可資考訂焉非比楊氏四碑既載於洪釋者可以不錄全文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已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

叅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鑄  
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  
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者矣此亦... 亦之斯但... 其出家... 手無... 乃命... 工... 之貞取... 此云... 魁與受... 相類... 則... 是... 方... 查... 一... 種... 非無... 據也

